

科幻劇場

修訂版



影子



倪匡
著

衛斯理科幻小說

影子

36

倪
匡
著



風雲時代出版公司

倪匡 衛斯理科幻小說叢書(修訂新版)

影子

作者／倪匡

發行人／陳樹正

出版所／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民生東路1013號6樓

電話／(02)756-0949

郵撥／1204329-1

發行所／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新店市民權路130巷6號

電話／(02)912-7307

郵撥／0578690-5

印刷所／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3595號

民國78年7月初版

定價：110元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序言

在衛斯理故事之中，「影子」流傳相當廣，由於它在故事結構上十分詭異神秘，也有着一種令人戰慄的恐怖氣氛，不少朋友看了之後，印象十分深刻。

「影子」的設想十分奇特，宇宙中除了地球之外，可能有生命，絕對可以肯定，外星生命的形態，無法想像，但地球人還是要不斷想像，想像到了只是一個平面，也算極致了。

「影子」的故事似乎還可以發展下去，有機會，當考慮做這件事。

「雨花台石」和「影子」一樣，都有衛斯理少年時期的描述，相當有趣，那時候少年人的生活、愛好、活動，自然和現在大不相同。故事中紅和白兩種力量的抗爭，自然只是信手拈來，沒有甚麼特別的意義。

爭鬥被形容得十分慘烈——所有的爭鬥，其實都慘烈無比，所以最好是沒有爭鬥。故事最後表露了這個希望。

倪匡

一九八六、十二、四

目錄

影子
雨花台石

一——二七
二八——四三

第一部：一幢舊屋子

早在寫完「疊惑」之後，就準備寫這篇「影子」的，但是卻耽擱下來，寫了「奇門」。接着，又寫了好幾篇別的。所以拖下來的原因，是因為「影子」這篇故事，實在太奇幻，奇幻到幾乎不能解釋的程度。

再奇幻的故事，也可以有解釋的。例如說，一個奇異的生物，來自太空，不知道他來自甚麼星球，但總可以知道他是從另一個不知名的星球上來的，那也算是有解釋了。

然而「影子」卻不然，它實實在在，不可解釋，但整個故事的過程，卻也很有趣，而且有一種極度的神秘，或者說是恐怖的感覺。

事情發生在很多年前，那時，我們都還是學生。我說「我們」，是指我和許信，許信是我的好朋友。

那一年秋季，我和許信以及很多同學，都在郊外露營，年輕的時候，參加過許

多活動，再也沒有比露營更有趣的了，日後，顛沛流離，餐風宿野的次數多了，想起以前對露營的那種狂熱的興趣，總有一種苦澀之感，那且不去說它。

那一天晚上，當營火已經漸漸熄滅、整個營地都靜寂下來之際，許信突然來到我的帳幕中，他拿着一隻電筒，一臉神秘，低聲叫着我的名字：「出來，給你看一樣東西。」

我給他在睡夢中搖醒，有些疑惑地望着他，但是他已向後退了開去，他的那種神情，使我覺出，他一定有極其重要的事和我商量，所以，我立時拿起一件外套，一面穿着，一面已走出了帳幕。

我們來到一個小丘旁，他的樣子仍然很神秘，我低聲問道：「有甚麼事？」許信道：「這是我下午收到的信，你看！」

他將一封信遞了給我，那封信是一個律師寫給他的。我們那時，還都年輕，看到了一封由律師寄出來的信，心中總有一種很異樣的感覺。我們都是寄宿生，信是先寄到學校，由校役轉送到營地來的。

我接過信來的第一句話，就道：「你下午就收到信了，爲甚麼現在才告訴

我？」

許信指着那封信：「你看看再說！」

我將信紙抽了出來，那是一封通知，那位律師，通知許信，去領一筆遺產，遺產是一幢房子，他的一個堂叔遺贈給他的。

信上還附着有關那屋子的說明，那是一幢很大的屋子，有着六七畝大的花園。我看完了之後，許信興奮地搓着手：「你想不到吧，我有了一幢大屋！」

我也着實代他高興，一個年輕人，有了一幢大屋子，那實在是值得高興的事。我道：「露營還有五天就結束，結束之後，就是假期，我想，我大概是你那幢屋子的第一個客人了，是不是？」

「你是屋子的一半主人！」許信一本正經地說：「我送一半給你，但是你必须和我一起，立即離開營地，我真的太心了，亟想明天就看到那幢屋子！」

「離開營地？」我躊躇了一下：「那會遭到學校的處分！」

許信握住了我的手臂，用力地搖着：「你想想，我們自己有了了一幢大屋，還有六七畝大的花園，還理會學校幹甚麼？」

我們那時都很年輕，現在想起來，那一番話實在是很可笑的，但是當時，我卻立即同意了許信的說法。對，自己有了那樣的一幢大屋子，還理會學校做甚麼？所以我立即道：「好！」

我們一起來到了營地存放腳踏車的地方，推出了兩輛腳踏車來，騎上了車子，飛快地向前踏着。

我記得十分清楚，當天色快亮，我們也漸漸地接近市區之際，霧大得出奇，我們在到達離一條鐵路很近的時候，可以聽到火車駛過的隆隆聲，也可以感到火車駛過的震動，但是我們卻看不到火車，因為霧實在太大了。

但是我們卻一點也不減慢我們的速度，終於，在天亮時分，到達了市區。我們下了車，每人喝了一大碗豆漿和吃了兩副大餅油條，然後，繼續前進。當我們到律師辦公室時，根本還沒有開始辦公。

我們在門口等着，足足等了兩小時，才辦妥了手續，律師先恭喜許信，然後才告訴他，道：「那屋子很舊，如果不經過好好的一番修葺，不能住人！」

許信那時，高興得是不是聽清楚了律師的話，都有疑問，他揮着手：「甚麼都

不要緊，只要那屋子是我的，我就能住！」

他的手中，握着兩大串鑰匙，就是律師剛才移交給他，屬於那屋子的。

而那些鑰匙，大多數是銅的，上面都生了一重厚厚的銅綠，每一柄鑰匙上，都繫着一塊小牌子，說明這鑰匙是開啓屋中的哪一扇門的。

從那些鑰匙看來，它們至少有十年以上未經使用，也就是說，那屋子可能空了十年。但我卻同意許信的話，只要那是我們自己的屋子，哪怕再殘舊，還是可以住的。

我們離開了律師的辦公室，仍是騎着腳踏車，向前飛馳，我們的心中實在太高興了，是以一面還在大聲唱着歌，引得途人側目。

屋子在郊區的一個十分冷僻的地點，我們雖然在這個城市中居住了不少時間，但是仍然花費一番功夫，才能找得到。

我們首先看到一長列灰磚的圍牆，一種攀籐的野生植物爬滿了那一長列圍牆，連鐵門上也全是那種野籐，當我們在門前下了車時，我們已可以從鐵門中，看到了那幢房子。

那的確是一幢雄偉之極的房子，它有三層高，從它的外形看來，它至少有幾十間房間，而且它還有一個大得出奇的花園。

可是我們兩人，卻呆在門前，用一種無可奈何的目光互望着。

那房子實在太舊了！

這時，我們自然還看不到房子的內部，但是，單看看那花園，我們便都有了蠻荒探險的感覺。

那花園中有一個很大的池塘，池上還有一座橋，但這時，橋已斷成了幾截，浸在翠綠的水中，我從來也未曾看到過綠得如此之甚的池水，那簡直是一池綠色的漿糊一樣，洋溢着一片死氣。

在池旁有很多樹，但是大多數的樹上也都爬滿了寄生藤，野草比人腰還高，大多數已衰黃了，在隨風搖曳，在花園中，已根本辨認不出路來。

我們呆了片刻，我第一個開口：「好傢伙，我敢打賭，這屋子至少空置了三十年以上！」

許信有點不好意思，因為那屋子曾使他如此興奮，卻不料竟那麼殘舊。他吸了

一口氣：「不管怎樣，那總是我們的屋子，可以叫人來清理花園，或者，我們自己來動手。」

我搓了搓手：「你說得對，快找鐵門的鑰匙來，我們進去看看。」

許信在一大串鑰匙中，找到了鐵門的鑰匙，插進了匙孔中，可是我們終於無法打開那鐵門，因為整個鎖都已成了一塊鏽鐵。

在費了足足半小時之後，我們放棄了打開鐵門的企圖，而手足並用，爬過了鐵門，翻進了園子中，落在到達腰際的野草叢中。

我們分開野草，向前走着，走不了十幾步，我們的褲腳上便黏滿了長着尖刺的「竊衣」，我們繞過了那池塘，發現水面居然還浮着幾片枯黃了的荷葉，在一片荷葉上，有一隻大青蛙，用好奇的眼光望着我們。

我們繼續向前走着，來到了屋子的石階前，連階梯上也長滿了野草，當然，不如花園中那樣密。大門一共有八扇之多，下半是木的，上半是玻璃的，但是我們完全無法透過玻璃看到屋中的情形，由於積塵，玻璃已幾乎變成黑色。

我們一來到了門前，在屋簷上，便吱吱喳喳，飛出一大羣麻雀，那羣麻雀，足

有一百多隻，飛了一圈之後，又鑽進了屋簷的隙縫之中。

我笑了起來：「住在這裏，倒有一個好處，光吃麻雀，就可以過日子了！」但是許信的神情卻有點憤怒，他道：「我要把它們趕走，那是我的屋子！」我提醒他：「噯，我有一半，是不是？」

許信道：「當然你有一半，但如果你對這屋子表示不滿意的話，你隨時可以放棄那一半的。」

我道：「你的幽默感哪裏去了？」

「我沒有幽默感，」許信說得很嚴肅：「我已愛上這屋子了！」我笑了起來：「我也愛上了它，我們之間會有麻煩？」

許信顯得十分高興：「當然不會，別忘記，它是屬於我們兩個人的。」

我推着門，門卻鎖着，我向發鏽的匙孔望了一眼，皺了皺眉，許信已將鑰匙插進了匙孔之中，用力扭動着，我則幫他搖動着門，足足忙了五分鐘，由於門的震動，簷上的塵土，落了下來，落得我們滿頭滿臉。

我們終於推開了那扇門，許信發出了一下歡呼聲：「我們一起進去！」

我和他握着手，一起走了進去，我們跨了進去之後，不禁都呆了一呆。

那是一個極寬敞的廳堂，廳堂中，一應傢俬俱全，正中是一盞吊燈，在吊燈上密密的蛛網中，幾隻老大的蜘蛛伏着不動。

在所有的東西上，都是厚厚的塵，我從來也未曾在一間屋子之中，見過有那麼多塵土的。

在牆上，掛着許多字畫，但是沒有一幅字畫是完整的，在陳列架上，還有很多古董，大多數是盜器，在幾隻大花瓶中，傳出一陣「吱吱」的叫聲，幾隻大老鼠，攀在瓶口，用牠們充滿邪氣的眼睛，望着我們。

在天花板上，很多批邊都已破裂了，現出了一根一根的小木條，在那些小木條上，掛滿了蝙蝠，我們推門進去的時候，蝙蝠拍打着翅膀，但是不一會，便又靜了下來，仍然一隻一隻倒掛着。

我和許信互望了一眼，這樣的情形，實在是太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了！

我又想說幾句開玩笑的話，我想說，這屋子借給電影公司來拍恐怖片，倒真不錯。但是我知道如果我說出來的話，許信一定會大大不高興。

是以，我忍住了沒有出聲，許信則嘆了一聲：「你有信心整理這間屋子？」我點了點頭：「我們可以慢慢來，總可以將它打掃乾淨的。」

我們繼續向前走着，我們腳下的地板，發出「咯吱」、「咯吱」的聲音來，突然，有一長條地板，翻了起來，在地板下，足有幾十頭老鼠，一起竄了出來。

牠們竄出來之後，就停了下來，望着我們，許信揮着拳：「我要養十隻貓！」老實說，從那麼多老鼠來看，養十隻貓兒，怕還不夠老鼠的一餐！

不論許信對這幢屋子表示如何熱愛，但是當他看到了自地板下竄出了那麼多老鼠之後，他也不禁站定了，搖頭苦笑了起來。

而且，由於老鼠的突然受驚和亂奔亂竄，我和許信也立時發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！

有一頭碩大的老鼠，在竄過一張桌子的桌面之際，「乒」地一聲，撞碎了一隻杯子，那杯子之中，自然也積滿了塵。

杯子跌在地上，碎裂了，這使我們注意到，在桌上，還有好些杯子，看來好像是有五六個人圍着那張圓桌，正在喝咖啡談天，但是談到了一半，便突然離去一

樣，所以，杯子才留在桌上，沒有收拾。

而且，我們又看到，在一張安樂椅的旁邊，有一本書，那本書，已經被老鼠啃去了一半，但那不是這本書應該在的地方，唯一的解釋便是當時有人在那安樂椅上坐着看書。

但是，當他在看書的時候，他卻突然遇到了一些甚麼事，是以放下書就離開去的。

接着，我們兩人，雖然站着不動，但是卻發現了更多這屋子的人是倉皇間離去的證據，我比較細心些，我看到有幾個電燈開關是向下的，也就是說，當屋中人離去時，急忙得連燈也來不及熄！

几上也有着杯子和一些碟子，在一些碟子上，還有着吃蛋糕用的小叉子，當然，已不會有蛋糕剩下的了，就算當時有，也一定被老鼠吃光了。

當我們剛一走進這屋子的時候，我們的心中，都是十分興奮的，雖然感到那屋子太殘舊了，但卻還沒有甚麼別的感覺。

然而現在，我從許信的臉色上可以看得出來，我們的心中，都有了一種陰森可

怖之感！

我先開口將心中的感覺說出來：「許信，這屋子怕有點不對頭吧，好像是在突然之間發生了甚麼怪事，所以人才全逃走的！」

許信的臉色也很難看，他講起話來，語調也沒有那麼流利了，他道：「別……別胡說，這是一幢好房子，是我們兩個人的。」

我向那些留在桌子上的杯子、地上的書以及另外幾個屋中人是在倉皇中離去的證據指着，道：「你看這些，而且，我看這屋子，本來一定住了不少人，可是你那位堂叔，爲甚麼忽然不要這屋子了，讓它空置了那麼多年，到死了才送給你？」

許信搖着頭，道：「那我怎麼知道？我那位堂叔，是一個很有錢的人，你要知道，有錢人做起事來，有時是怪得不可思議的。」

我心中的疑惑愈來愈甚：「你見過他？」

「見過幾次，不過沒有甚麼印象了。」

「這也是一件奇怪的事，」我又說：「你對他沒有甚麼印象，他一定也對你不會有太深刻的印象，你們的親戚關係也很疏，他爲甚麼要在遺囑中，將這幢屋子送